

我是一棵美丽的火焰树
孤独伫立在葱郁之中
默默注视你深邃无边
洞察我灵魂的眼睛

在你碧蓝的柔波里
我忘却了世间烦忧
粲然而欢乐地开放
燃烧我鲜红的生命

也许经历亿万年后
我已变成赭红的化石
可那火焰般的光芒
依然会闪烁我们的记忆



轻挽时光

洗砚 著
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新疆人民出版社

轻挽时光

洗砚 著
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轻挽时光 / 洗砚著. —— 乌鲁木齐: 新疆人民出版社, 2015.1
ISBN 978-7-228-18154-4

I. ①轻… II. ①洗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22091号

责任编辑: 乌云高娃

装帧设计: 王 洋

插图: 刘云翔 陶云帆 邓一同

轻挽时光

洗 砚 / 著

出版发行	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
地 址	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
邮 编	830001
制 版	乌鲁木齐形加意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	新疆新华华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880×1230mm 1/32
印 张	8.5印张
字 数	200千字
版 次	2015年1月第1版
印 次	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印 数	1—1765
定 价	25.50元

自序

小的时候，喜欢读书，是借了母亲的光，她在市立图书馆工作。图书馆前身是座老教堂，尖顶灰色石头建筑，坐落在城市公园里，周围树木繁茂。那高高的举架，彩色的玻璃窗，空空作响的木地板，一排排赭红色木制书架，一本本引人入胜的书籍，伴我度过童年最快乐的时光。

中学时代除了上课，还经常学工学农学军，写一些那个时代的东西，发表了小的诗歌散文，总是得到同学和老师的赞扬，于是就立志长大要当文学家。

高考那年，历史学家的舅舅，希望我继承他的专业。母亲说，还是报考图书馆专业吧。政治经济学系毕业的父亲，建议我去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。我当然都没有接受，按照自己的意愿，考取了中文系。

后来读了世界文学硕士，又去海外留学，也是学文学类的东西。可自己谋生的职业，却真的和文学无关。

但我从来没有停止写作。无论是快乐还是忧伤，平顺还是坎坷。多年来陆陆续续写下的文字，发表的，没发表的，也不算少，只是从来没有给父母看过。

父母已年逾八十，日渐苍老。常常在看望他们的时候，会突然心头发紧。

总想着，除了照顾他们，陪伴他们，还应该再为他们做

点什么。

于是想到了出这本书。

这里汇集的文字，多是没有发表过的。

父母养育女儿，牵挂一生。我所经历、所体会、所感悟的，很愿意与他们分享。这也是我对父母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吧。

希望在一个个阳光充足的午后，父母靠着宽松的沙发，戴着老花镜，披着柔软的毛毯，喝着蜂蜜枸杞子茶，慢慢阅读女儿写下的点滴文字，能感到喜悦与欢欣。

也想用这种方式，让我的女儿知道，写作与分享，也是一种爱。

是为序。

洗 砚

2014年深秋于北京

目 录

001 | 自 序

轻挽时光

- 003 | 时光絮语
- 005 | 生命的标点
- 007 | 花开时节
- 009 | 感谢生活
- 011 | 与女儿一起成长
- 014 | 牵挂与幸福
- 017 | 如果爱
- 019 | 秋的声音
- 021 | 人生不只若朝霞初现

掬捧乡愁

- 025 | 人生的驿站
- 027 | 读春
- 030 | 送别——祭奠

- 032 | 遥望故乡
035 | 表哥
038 | 秀云
041 | 母亲的忧伤
044 | 老爸
048 | 永远温暖如春

一蓑烟雨

- 057 | 隔世的春城
060 | 丽江！丽江！
063 | 冰清玉洁喀纳斯
066 | 唐求故里——街子古镇
068 | 乌镇的水香声色
071 | 天鹅的故乡
074 | 赴美散记
078 | 亚斯纳亚波良纳怀想
083 | 大雾之中
086 | 尊重悲伤 尊重生命
088 | 曾经的“过年”

天涯倦客

- 093 | 秋夜入哈
099 | 第一顿早餐
103 | 租电视及“夜间频道”
107 | 萨沙的白面包

- 112 | 周末舞会
116 | 坎坷的索非亚老师
120 | 额尔齐斯与乌里巴
123 | 魂归额尔齐斯
130 | 乌卡的商店
135 | 卖不掉的红头巾（上）
139 | 卖不掉的红头巾（下）
143 | 祖国是什么
147 | 五月胜利节
152 | 异国之恋
159 | 乌卡人的文化生活
164 | 远隔千山万水的电话
167 | 一个人的“偷渡”
174 | “我窗前的白桦树”
178 | 娜姐莎
184 | 严厉的管理员
188 | 看病和“霍列拉”

诗影沉碧

- 195 | 天晴了
197 | 相遇
199 | 献诗
202 | 五月的小路
203 | 立秋的歌
205 | 走空的夏季

- 206 | 生命的佛龕
208 | 深深浅浅的错误
209 | 常常 喜欢
210 | 冬日随想
212 | 梦中的思念
214 | 离愁
215 | 无题
216 | 无题 93
217 | 再见
219 | 永远
220 | 火焰树和印度洋
221 | 圣陶沙岛的喷泉骊歌
222 | 写给儿时的伙伴
224 | 凤尾草
226 | 孩子，别怕，妈妈永远与你同在
229 | 悲恸的五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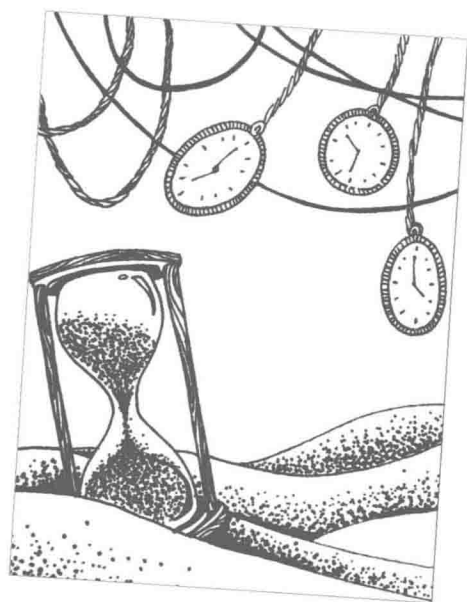
随风吹去

- 235 | 吹去

262 | 一沙一世界 一花一天堂

轻挽时光

时光是流淌的水吗？抑或是变幻不定的风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，在时光的某个间隙跳跃而出，又在某个间隙悄悄隐去。我们与时光如影随形，却又永远无法抓住，能目睹和触摸到的，只有盛开又败去的夏花，飘落又融化的冬雪……



这两场白茫茫的，纷纷扬扬的大雪，难道就这样轻松地将几十年覆盖了去吗？那融化在岁月里的，深藏在风雪中的，又都是些什么呢？

时光絮语

牵着女儿的手，小心翼翼走在京城的大雪中。雪真得好大，纷纷扬扬扑面而来，天女散花似的婀娜起舞，应了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的古语。绵绵的雪花落在脸颊上、围巾上、睫毛上，仿佛沁润的、清凉的吻。

女儿挣脱我的手，快乐地冲进雪中，啪嗒啪嗒踏雪蹦跳，口中大声地吟诵着《湖心亭看雪》。大片的白雪粘在了房顶、电线杆、树枝桠、停泊的汽车上，天地瞬间已是白茫茫的混沌，让雪中的我们显得十分的渺小。看着在雪中旋转的女儿，让我想起了多年前的一个大雪天，也是一对母女在雪中的情形。

那是一九六九年，中苏边境发生了战争，我们居住的城市因离边界较近而陷入了恐慌和备战之中。初冬的一个周末，天空突降大雪，也是这样大的雪花，也是这样的纷纷扬扬，只是天气很冷，雪落的很急迫，很匆忙。突然，宁静的城市上空响起了刺耳的空袭警报。转眼之间，全城的百姓倾巢出动了，人们扶老携幼，涌向早已挖好的防空工事。妈妈当时怀着小妹，已近临盆，身子很重，她迟缓地用一只手扶着挺起的肚子，另一只手牢牢牵着我，艰难地走在茫茫的雪地上。



街面上的人越来越稀少了，凄厉的警报还在回响。雪地中几乎就剩下我和妈妈了，我使劲拽着妈妈，她也走不快，焦急万分的我，挣脱了妈妈的手，转到她身后，用两只小手加上头，用力顶着推着妈妈的后背，希望她能走得快些、再快些……

想到这一幕，眼睛湿润了。转眼之间，那个在雪地中艰难地推着妈妈的小女孩，如今已经成为了小女孩的母亲。这两场白茫茫的，纷纷扬扬的大雪，难道就这样轻松地将几十年覆盖了去吗？那融化在岁月里的，深藏在风雪中的，又都是些什么呢？

恍惚之中，我听到了女儿稚嫩的声音：天与云与山与水，上下一白……惟长堤一痕，湖心亭一点……舟中人两三粒而已……或许，这就是苍茫世界要告诉我的？

时光的絮语，也如这雪花，在我们生命的某个瞬间晃来晃去……

2010.3.17

河水的味道与声音，都好像与生命中的某个情节有关，是关于友谊，还是关于爱情，抑或是关于悲伤，或者什么都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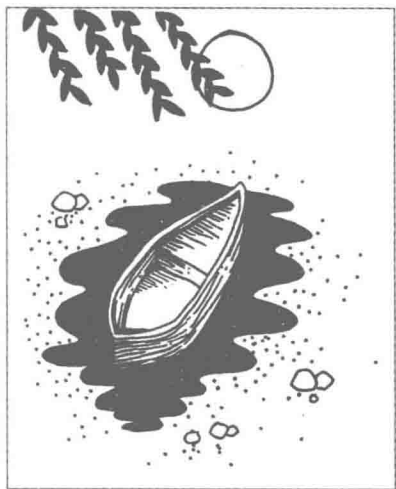
生命的标点

在水乡西塘的一间小餐吧，我倚窗独坐。一瓶啤酒，一碟炸豆腐，一盘小青菜，几乎无声息的，静静度过了大半个夜晚。

餐吧吸引我的，是它贴在旧木门上的标语：听听音乐，发发小呆，喝点小酒。我想，如此延伸还可有许多，比如，看看小景，想想心事，写写小诗，等等。

夜阑人静，白日里熙攘的古镇，大多数店铺已打烊了。餐吧邻水不足三米，我刚刚放下去的多只五彩荷灯，映着临河人家的灯火，梦幻般在水面漂浮而去，渐行渐远，若隐若现。远处，一叶小舟轻轻划行，弄起泠泠的水声，恰成夜晚水乡的天籁之音。

我真就这么发呆地坐着，偶尔呷一口小酒。生活的锅碗瓢盆，柴米油盐，属于妇人的林林总总的烦恼，此刻



不知藏到了哪里。若有所思，又若无所思。河水的味道与声音，都好像与生命中的某个情节有关，是关于友谊，还是关于爱情，抑或是关于悲伤，或者什么都有。思想跑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仿佛那里有我十分熟悉的东西，可是，那又是什么呢？

生命应该是有标点的吧。如果每个生命都是一篇长长的文章，请在适当的时候，点上你自己理解的各种标点。逗号、问号、感叹号……直到有一天，我们必须坦然地为自己画上句号。

在那个听水声泠泠，看荷灯摇曳，任思绪漂游的夜晚，我给自己的生命，轻轻点了一个温柔的逗号。因为，我知道，当清晨的炊烟升起，我必须转身，继续去写我的文章。

2010.3.18

满树的花儿欢腾地将生命绽放的美丽展示于世，是否世间所有的生命都能有这样光鲜的展示呢？

花开时节

又到花开时节。

最先抢人眼的，是鹅黄粉绿的连翘，它的枝条随风颤动着，欲展翅飞翔，渴望拽住过往的行人，把它带走。连翘正梦想飘飞的时候，同样是灌木的迎春，便呼呼啦啦地把路边弄得明黄而热烈了。迎春的黄颜色是灿烂和快乐的，小小的花朵开成五瓣，似一张张甜甜的笑脸。

这两种黄颜色，像是这座城市春天的信号灯，它们一亮，春桃的红、樱花的粉、梨花的白、玉兰的紫，就都纷至沓来了。

静静凝视着又一个繁花似锦的季节到来，透过花丛呼吸着碧蓝纯净的天空，轻抚枝头一串缤纷饱满的桃花，片片花瓣薄如蝉翼，个个花蕊水润晶莹，花香沁人心脾，迷醉的瞬间心却忽然一动，我手中的这一朵还是去年枝头的这一朵吗？去年花谢的时候，它是否曾留下了什么？那么去年的花朵与今年的花儿究竟有什么两样？阵风袭来，桃花歌唱。

满树的花儿欢腾地将生命绽放的美丽展示于世，是否世间所有的生命都能有这样光鲜的展示呢？那些形形色色的植物、林林总总的动物、千千万万的人。

桃花树下，静默着常年不开花的冬青。读大学的时候，曾

写诗歌颂冬青，隐喻赞美一位当时被贬斥的诗人白桦。冬青常年不开花，但却四季常绿。春天，当然没有人去观赏它了，冬天在雪地里它依然绿着，给寒冷的世界以生命的希望。

也许，世间有一种生命这样展示，放弃了开花，就意味着常青。

2010.4.7